

Column

■彼岸

这一刻,世界见证中国精神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前一段日子,针对 CNN 评论员卡弗蒂对中国人的侮辱性言论,在美国的许多华人发起了强烈的抗议,除了网上的串联、文字谴责外,一些华人还分别在 CNN 在亚特兰大的总部、洛杉矶的分部门口抗议游行。

卡弗蒂对中国的侮辱性言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骂中国人是“暴徒”;二是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都是“垃圾”。但在华人对 CNN 和卡弗蒂的抗议中,主要聚焦在对“暴徒”的抗议,几乎没有提到卡弗蒂对中国产品的侮辱。有华人律师事务所还向卡弗蒂发起了诉讼,诉讼的理由也是卡弗蒂以言论侮辱了中国人,华人律师在中国大陆、美国找到了两位华人作为原告人。

我理解,那许多华人对 CNN 抗议以及诉讼动机主要是出于爱国,要捍卫中国人的尊严和名誉,华人抗议、诉讼也是在行使应有的权利。我也谴责卡弗蒂侮辱中国人的言论,但却更在乎他把中国产品被贬为“垃圾”,因为那会影响到中国出口行业的业务,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工人的就业。国内有律师就“垃圾”产品对 CNN 起诉,我更支持那样的诉讼。也许在美国这么多年,言论自由大旗之下太多的攻击,让我对言论攻击不再那么敏感,有时甚至觉得太在乎小人的言论,有损自己的尊严,但对诸如“垃圾”产品的指责却断不能容忍。华人在美国抗议 CNN 被华文报纸报道为爱国行为,有华人媒体直接将爱国翻译成 Patriotism,因为在美国人心里,那样定义下的爱国才是公民应有的爱国,只是美籍华人表现出这样的 Patriotism, 容易让美国社会产生

误解。其实,在美籍华人更需要表达的“爱国”是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love China and love Chinese)。

5月12日,中国四川发生了里氏8级大地震,波及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中国的大部分地方都有震感,在亚洲的其他一些国家也都有余震,至今数万人失去生命,二十多万人受伤,几百万人失去了家园。在北美这块土地上,我们这些旅居的华人虽然在身体上没有地震的感觉,但是在心里都经历着8级地震,通过现代多媒体送来的音像,大家心里都在流泪、眼里在流泪。几周前,中国的邻国缅甸也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那么多缅甸人失去生命,那么多缅甸人面临饥饿,那么多缅甸人无家可归,美国全国上下也发起了捐款救灾活动,华人也积极参与。但这一次,华人更受中国地震灾难的震撼,华人的确有“私心”,因为在发生地震灾难的那片土地上有亲人、同胞,那地方是华人的故土,华人当然应该有“私心”,华人当然对中国的地震有更大的关注,当然要为中国的抗震救灾尽更大的努力。因为在灾难中,华人更应该通过行动去表达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之心。

救灾捐款场面虽然没有前几天抗议游行那样宏大,但这次却有更多的华人参与,我周围的许多华人朋友不仅自己积极捐款、为中国灾区祈祷,而且他们在自己的公司号召同事参加捐款,许多受感动的美国人还写出了一张支票,一些华人朋友还倡议他们的公司参与捐款,一些公司果真对雇员的捐款添加了一倍。像我八岁孩子那样大的许多华裔儿童也都参与进来,他们跑去商店门口募捐的桌



正如美国布什总统在中国大使馆哀悼时所写的题词:“我敬仰中国人民对抗天灾时表现出的慷慨精神及人格力量。”在这次抗震救灾之中,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的爱心和品格。在同一时间里,旅居在全球各个地方的华人都尽自己努力在为抗震救灾出力,表达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热爱。而亿万中国人面对灾难所表现出的勇气和爱心,正是对卡弗蒂侮辱性言论的最好反击。

子上,为中国灾区募集捐款。美国各地的华人组织也行动起来,我所在地的美国华人专业协会与红十字会合作为灾区募集捐款,把捐款通过中国红十字会送到中国灾区。我所在的教会也火速建立地震救灾基金,为灾区募集捐款。

正如布什总统在中国大使馆哀悼时所写的题词:我敬仰中国人民对抗天灾时表现出的慷慨精神及人格力量”。在抗震救灾之中,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的爱心和品格。在同一时间里,旅居在全球各个地方的华人都尽自己努力在为抗震救灾出力,表达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热爱,那是抗议行为所不能表达的爱心。

■大英小语

伦敦新市长能管住他的大嘴巴吗



◎李俊宾(jonsson.li@gmail.com)

欧企伦敦投资有限公司特约经济学家和金融投融资管理顾问,现居伦敦

工党丧失对英国首都的控制权了! 2008年5月3日,保守党议员鲍里斯·约翰逊击败工党现任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夺得伦敦新一任市长宝座。此前,英国首相布朗5月2日承认,执政工党在5月1日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方选举中惨败。这是布朗从托尼·布莱尔手中接过工党领袖印以来遇到的第一次选举考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计算显示,工党在全国只获得24%的选票,排名跌到了在野的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后面。从目前的结果来看,这是工党40年来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表现最糟糕的一次。

5月3日凌晨公布的点票结果显示,约翰逊以超过116万票击败执政伦敦市政八年的工党现任市长利文斯通。利文斯通得票超过102万,自由民主党参选人派迪克得票排名第三,绿党参选人贝里屈居第四。

在当选伦敦30年来第一位保守党市长后,曾是新闻从业者的约翰逊将辞去下议院议员席位,触发另一场国会补选。约翰逊在获胜后的演说中毫不吝啬地形容利文斯通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公仆”,赞扬他把市长打造成全英国重视的职位,还有当伦敦在2005年7月7日遭到袭击时,您为伦敦发言”。约翰逊说,他期盼能继续利文斯通对伦敦的“透明的爱护”,并将尽力赢得市民信任。我们有了新的团队,准备好进驻市政厅……哪里有问题,我们会纠正过来,哪里有成就,我们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建设;哪里有被遗忘的机遇,我们会抓住它们。”约翰逊承诺将注重改善治安、交通、绿化和环境、人可以负担的住房,并为纳税人带来最物有所值的服务。

志得意满的约翰逊把他自己的胜选视作保守党在5月1日地方选举大获全胜的象征。他还说,希望这次选举的胜利预示着保守党已经在过去的30年改造成了“世界上最伟大、最国际性、多种族融和的城市”中大家能信任的政党。

今年43岁,有4个孩子的约翰逊生于纽约,有一个身为保守党政治家的父亲,从伊顿公学到牛津大学,约翰逊的英国上层社会背景可以算是非常典型的了。不过,他却不是那种“标准”的上流精英,常常口无遮拦。

前不久,他还是一个美国公民;他在布鲁塞尔受的早期教育;祖上出过一位也是记者出身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部长,约翰逊这个姓还是上个世纪初他爷爷定居英国后才从土耳其姓改过来的。另外,用他的话说,他的孩子们都是四分之一的印度人。他历任《旁观者》杂志总编、《每日电讯报》助理主编、驻布鲁塞尔记者、电视主持人。《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在1828年开始发行的英国周刊杂志,现由巴克莱兄弟(Barclay Brothers)和《每日电讯报》拥有。其内容主要谈及政治议题,笔风偏向保守(虽然不少经常投稿的作者如Rod Liddle被视为左派)。它亦涵盖广泛的题材,书籍、音乐、歌剧、电影、电视节目评论亦占

当比例。

1983年,约翰逊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文化,对于热衷政治的他来说,牛津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甚至一度偏离自己的保守党传统,以当时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相号召,赢得了牛津联盟辩论会主席的选举。

约翰逊的典型装束是金发、西装、自行车。当上伦敦市长的第一天,他就履行选举时的承诺——骑自行车上班。不过马大哈的习惯让他也吃亏不少。可能因为结婚典礼上错穿了别人的裤子,或者因为结婚戒指戴不上不到一个小时就不见了踪影,他的第一次婚姻只维持了不到三年。不过,那时候约翰逊已经是布鲁塞尔小有名气的记者了。要说他的事业,其实也并不顺利,第一份管理咨询的见习工作只干了一个礼拜。

根据BBC的报道,约翰逊的记者生涯也差点儿夭折,因为编造了一段引语,泰晤士报的主编,尽管是他的教父,还是决定让他走人。不过,他倒是幸运地被《每日电讯报》看中,不仅成了重要的写手,还成了驻布鲁塞尔记者,一直做到助理主编和首席政治专栏作家。这时,他和童年在布鲁塞尔的朋友,已经成为大律师的玛丽娜·惠勒再结连理,1993年后一连生了4个孩子。与此同时,他的新闻职业生涯也蒸蒸日上,而且开始涉足电视。涉猎范畴从汽车专栏到小说乃至电视纪录片无所不包,他的专栏选集也成了畅销书。

2001年,约翰逊在牛津郡亨利选区胜出,当选国会议员。只是大嘴积习难改,他《旁观者》杂志上尖酸刻薄的文章,特别是挖苦利物浦人的评论又得罪了议会中的同僚。当时的保守党主席虽然顶住了让他辞去议员身份的压力,却不得不让保守党的文化事务发言人向利物浦全体居民道歉。2006年,他又因关于巴布亚新几内亚“食人”的言论而向巴整个国家道歉。

他曾在他的某本著作写道,中国文化影响近乎零,亦不会增加”,亦在曾任职的《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指“中国对人类文明没有丝毫贡献”。美联社因此报道说,英国保守党会希望他出席北京奥运会时,不要因失言得罪中国。

虽说他曾坦言当了市长后仍会常讲笑话,但又表示:我现为伦敦市民想要的,是一个少废话、面对问题、表达能力强、体会纳税人心态、减低罪案及增加警力的市长。在未来4年,若罪案大幅减少,特别是在巴士及地铁里,我会感到自豪。”

面对外界约翰逊市长会严肃起来吗”的疑问,他的回答是:新鲍里斯和旧鲍里斯没有区别,两者不可分离,长期并存,共为一体。”他的承诺是让“失伦敦”更伟大。伟大与否现在说还时尚早,不过根据他过去一贯的行事风格,在这位新市长的管理下,伦敦未来4年肯定不会让人厌倦。

■地獄上的繁榮

从自然禀赋看日本民风与社会心理



◎冯维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亚太系博士生

将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与民风习俗、政治结构联系起来的说法早已有之。好比王勃恭维阎伯屿,不说都督贤德,只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又据说乾隆某次微服私访受了气,却不清楚当地吏治,只说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元末明初大学者叶子奇在其《草木子·尚玄篇》说的更绝,“炎狄华夏之人,习俗不同者,由风气异也。状貌不同者,由土气异也。土美则人美,土恶则人恶,是谓风土”。

不但东方世界讲究综合的文人有此印象,西方世界注重分析的学者亦有类似结论。美籍犹太社会史学家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在《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发挥了马克思在《列国在印度的统治》中提出过的观点,认为东方世界水患的盛行以及治水工程的艰巨性,形成了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对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的特殊需求,而技术需求的高度集中又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和专制。

比较而言,经济学家在强调自然条件的作用时更为谨慎。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在提醒同行们注意初始禀赋地理分布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时,不忘一再申辩其无意否认制度的重要性。而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的研究则提出,自然条件通过选择制度而影响长期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路径——自然条件较好,水土不服所致的死亡率较低,殖民地的(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更能够移植宗主国的制度因而长期能发展得更好,相反加勒比海地区、非洲以及南美等地的自然条件排除了殖民者作长期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因此除了殖民者大肆掠夺之后留下的火山和矿坑,一无所获。

既然学者们言之凿凿,不妨按照这一思路审视一番日本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其风俗习惯或民族性之关系。日本列岛位于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接触的地带,由两大板块碰撞而成。地质构造上属于亚洲大陆岛弧海沟体系

的一部分,其地表火山广布、地震频繁。日本陆地面积仅为世界陆地面积的0.25%,但其活火山数量占到世界活火山总数的7%,而据日本2007年《防灾白皮书》披露,1997年至2006年期间,全世界里氏6级以上地震有20.7%发生在中国,可谓灾害频仍。不仅如此,由于四面环海,日本每年春秋之际还会受到暴雨、台风的袭击,每年平均有10.8个台风会靠近日本本土,平均有2.6个会登陆。其他海啸(往往伴随地震而发生)、暴雪、洪水、泥石流等灾害也常有发生。尽管现在日本关于灾害的预报、抵御和救援的技术已较为先进,但自然灾害的损失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自然灾害严重是日本自然地理条件的第一大特征。

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是对正常秩序的严重破坏,危急情况下,对秩序的维护往往是应对灾害并为整个群体争取到更大安全或存活机会的最优选择。因此具有抗灾气质的社会更容易接受和传承等级制度,讲究“尊卑有序”,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秩序,这无非是最大化安全目标的长期演化的结果。设想着火的山门房屋里有两个人,如果他们同时选择出门,那么会因为拥挤而谁都无法逃出。如果他们一味相推互让或者临时采取某种非常复杂的决定出门顺序的方法,也会因为贻误时机而双双受害。唯有一种等级的默契,无须明言即可按自己的位置而先后行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逃生。性别和长幼无疑是划分等级的最显著的标志。笔者在本栏此前的文章中已提及,日本讲究等级和秩序的观念是由家庭内部向学校、公司等社群延伸而出,现在看来这种植根于社会深处的行为定势,与抗灾或有莫大的干系。

自然灾害对日本人处事态度也有深刻影响。日本人非常在意“名誉”或者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坚决避免可能会招致“羞耻”的举止。60年前,本尼迪克特在他的著作中就提到过“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的事

情,笔者一位朋友前些时候在日本医院分娩的见闻恰好印证了此论。据说日本妇女竟能全然忍住剧烈的疼痛保持沉默,以致医生对其他国家女子的叫喊颇感惊讶。这种在意他人看法的行为也可以从应对自然灾害的举措中发现端倪。板板元在介绍日本房屋特点时提到,为了避免或减少灾害带来的房屋倒塌对居住者造成致命伤害,日本房屋大都是木盖纸糊,非常简单。因为日本人从心理上总觉得人对自然是无能为力的,只把房屋看成人生临时居所,因此建筑得轻便简单。笔者在日本居住了近两年,去多位日本朋友家做客,确如板板元所言,日本住房材料极为轻薄,以致“不敢高声语,恐惊墙外人”的感觉非常强烈。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自觉不自觉地都会产生小心在意“他人对自己看法”的情绪,行为出发点往往不是内心基于反思的准则,而是外在于本心的他人的看法。

自然条件造就了日本的集团性气质。澳大利亚学者G·克拉克曾用集团性来归纳他对日本人特性的看法,亦即弱化个人突出集体的心理和行为定势。用抗灾观点来解释,集团性气质与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庆谈到的“面对灾害时的全民同心协力”有关。日本国土狭小,一旦出现大地震全国多处都有震感,加之无分南北均有按震受灾的可能,所以抗灾并非一家一姓之事,而是一方乃至全民之事,因之特别强调以群体为单位来认知和应对灾难。长此以往,形成缩小个人放大集体的习惯也就不为奇了。

当然,仅用自然条件来解释国家或文明的发展,冒着巨大的风险,经济学家慎言于此也是因为,如果把自然禀赋及其分布视为如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那么面对着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基本不变的自然格局,那些发展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岂非遭遇了永恒的诅咒?无论是智识还是良知都让学者们不能或不甘接受这样的结论。本文所述的日本的情况恰恰表明,其自然条件所限定下的习惯(非正式制度)中的一些核心的要素迄今尚无颠覆性的改变,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其经济发展都取得了不寻常的成就。

日本何以可能?留待后文探讨之。